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

四至
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張曰珠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四

起景祐元年七月盡
圍協洽四月凡十月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靖康元年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宋

昭政和中上書諫攻遼貶連州庚午詔赴都堂 乙亥

蔡京移詹州安置攸移雷州 丙子童貫移吉陽軍安

置甲申蔡京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宣和間京師染色

有太師青者迨京之歿無棺乃以青布條裹屍

據周輝清波雜

志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者遇赦不許量移京天資

險譎舞智以御人在人主前左狙右伺專為固位之計

終始持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九州四海之力以自

奉道君雖富貴之亦陰知其姦諛不可以託國故屢起

屢仆嘗收其素所不合者如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鄭

居中王黼之屬迭居台司以杞之京每聞將罷退輒入

官見上叩頭祈哀無復廉恥燕山之役子攸實在行京
送之以詩陽為不可之言冀事之不成得以自解暮年
即家為府十進之徒舉集其門輸僨僮奴以得美官者
踵相躡網紀法度一切為虛文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
結盤固牢不可脫卒以召釁誤國為宗社奇禍雖以譴
死而海內猶以不正典刑為恨云 丁亥令侍從官改
修宣仁聖烈皇后謗史 辛卯詔童貫隨所至州軍行
刑訖函首赴闕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

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
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
梧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踈
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曰聞
寵嬖翕赫庭戶雜還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
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初趙良嗣以御史胡舜
陟論其罪已竄柳州至是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
所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壬辰侍御史李光遠坐

言事貶監當 八月甲午朔錄陳瓘後 李綱留河陽
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
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減所起兵綱上疏言河北河東
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
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
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奏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
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
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

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
宣撫司徒有節度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
東而承受專達自若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
韜兵潰潛與敵過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
與張灝夜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死
者數萬人可求師潰于子夏山於是威勝軍隆德府汾
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 丙申復以种師道
為兩河宣撫使李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

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
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
宣撫判官欲會合親率擊賊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
求罷遂召還以師道代之 庚子以彗星避殿減膳令
從官具民間疾苦以聞 丁未金尼瑪哈幹里雅希復分
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
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紿餘伴邢
倅曰金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

國可結之以圖幹里雅布尼瑪哈執政以仲恭伊都皆
遼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
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為內應仲恭還見幹里雅布以
蠟書獻幹里雅布聞於金主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
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
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尼瑪哈所得復以聞於是
金主大怒以尼瑪哈為左副元帥幹里雅布為右副元帥
分道南侵尼瑪哈發雲中幹里雅布發保州 戊申錄張

庭堅後 乙卯遣王雲等使金 戊午許翰罷知亳州
已未徐處仁罷知東平吳敏罷知揚州以唐恪為少宰
兼中書侍郎何栗為中書侍郎禮部尚書陳過庭為尚
書右丞開封府尹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時翰處仁主用
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議不合翰先罷處仁又與敏爭
於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南仲與恪昌欲排去二人
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於是俱罷初敏以昌猛厲
可使助已自衡州召知開封不數月拜同知樞密入謝

即陳扞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畀敵
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
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壅河流以斷歸路前
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矣
臣願激合勇義之士設伏開關出其不意掃其營以報
帝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
蔡京進用安置涪州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
求緩師岑等還言斡里雅布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尼瑪

哈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庚申乃遣王雲往許以三鎮
賦入之數是月福州軍亂殺知州柳庭俊九月丙
寅金人陷太原府時尼瑪哈乘勝急攻知府張孝純力
竭不能支城遂破孝純被執既而釋用之副都總管王
稟及通判方笈轉運使韓揆等三十人皆被害稟與孝
純同守太原尼瑪哈屢遣人招諭不從至是併力攻城
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
斗樓櫓中砲無不壞者稟乃先設虛柵下又置糠布袋

在樓櫓上雖為所壞即時復成尼瑪哈又為填濠之法
用洞子下置轉車輪上安巨木似屋形以生牛皮縵上
裹以鐵葉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續進五十餘輛皆
運土木柴薪於其中其填濠先用大索綑濠兩岸然後
置機在上增覆如初稟預穿壁為竅致火礮在內俟其
薪多即放燈于水其燈下水尋木能燃濕薪火既漸盛
令人鼓鞴其焰亘天焚之立盡尼瑪哈又為車如鷲形
下亦用車輪冠以皮鐵使數千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稟

于城中毀眺樓亦如鷺形入人在內迎敵先以索絡巨石置彼鷺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不能進然人衆糧乏三軍先食牛馬騾次烹弓弩皮甲百姓煮萍實糠粃草茭以充腹次即妻男女將斃雖義夫慈父無不親食其肉不暇相易忍斤兩輕重之不等也城既陷稟走入統平殿取太宗檀香御容以足練繫於其背縋城赴汾水死子閤門祇候荀亦殉難焉太原既破知磁州宗澤繕城浚隍治器械募義勇爲固守

之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也帝嘉之初澤知萊州掖縣部使者得旨市牛黃澤報曰方時疾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黃今和氣橫流牛安得黃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獨銜以聞一縣獲免壬申臣僚言蔡京罪惡貫盈陛下奮獨斷之威竄之海外京滯留道塗至長沙而死識與不識無不抵掌而歎蔡攸之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若

不竄之海外恐不足以正凶人之罪詔移萬安軍行至
嶺外帝遣使以手劄隨所至賜死并誅其弟儵及朱勔
云 乙亥詔編修敕令所取靖康以前蔡京所乞御筆手
詔參祖宗法及今所行者刪修成書 丁丑以禮部尚
書王寓為尚書左丞 戊寅命李綱出知揚州中書舍
人胡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蔡京惡其異已
魯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鄧璋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
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

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制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譖於帝帝不荅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

少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
綱遂出守舍人劉珣當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
澥言珣為綱游說珣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
言事耿南仲大怒何臬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
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
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
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
論有赤氣隨日出 壬午臬童貫首于都市 甲申

日有兩珥背氣 丙戌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
總四道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
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

罷知揚州李綱提舉洞霄宮 金師曰逼南道總管張

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

和議亟檄止諸軍勿前辛卯遣給事中黃鶚由海道使

金議和 是月夏人陷西安州 冬十月癸巳朔御殿

復膳 貶李綱為保靜軍節度副使安置建昌軍 丁

酉有流星如杯 金人陷真定府知府事李邈本路兵
馬都鈐轄劉翊死之种師道及幹里雅布戰于井陘敗
績幹里雅布入天威軍犯真定翊率衆晝夜搏戰久之
城陷翊巷戰麾下稍亡翊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
戮乎因挺刀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邈初聞寇至間道
走蠟書上聞三十四奏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
四旬既破幹里雅布脅之拜不屈以火燎其鬚眉及兩
髀亦不顧乃拘於燕山府欲以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

命知滄州笑而不答後賜之冠帶衣服邀憤大罵金人
過其口猶吮血喫之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
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為之流涕後諡忠壯 戊戌
金使楊天吉王訥來議事取蔡京童貫王黼吳敏李綱
等九人家屬命王時雍曹勝館之時雍議以三鎮所入
租增歲幣并祖宗內府所藏珍玩悉歸二帥且以河東
宿師暴露日久欲厚犒之天吉訥頗領其說先取犒師
絹十萬足以行 朝廷既遣使講和金人陽許而攻畧

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御史中丞呂好問乃
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過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
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
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
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聞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
日有赤青黃戴氣 金人攻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
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索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
一門死者八人兵馬都監賈亶亦死之 金人攻平定

軍 辛卯下哀痛詔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
得便宜行事 壬寅天寧節率羣臣詣龍德宮上壽

甲辰詔用蔡京王黼童貫所薦人 丙午集從官于尚

書省議割三鎮 召种師道還師道行次河陽遇王洵

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

故召還之 丁未以禮部尚書馮澥知樞密院事 己

酉閱砲飛山營 庚戌以范訥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代种師道也 遼故將小鞠鞬攻陷麟州知建寧砦楊

震死之 王雲遣使臣至自真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
議割三鎮但索五輅冠冕及上尊號等事且須康王親
到議乃可成壬子詔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尊號命康王
使斡里雅布軍尚書左丞王寓副之寓辭以馮澥行知東
上閤門事高世則充參議官尋貶寓為單州團練副使
乙卯雨木冰 丙辰金人陷平陽府初汾州既陷議
者謂汾之南有回牛嶺險峻如壁可以控扼乃命將以
兵數千人屯險要朝廷又遣劉琬統衆駐平陽以扞北

邊然國用之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者日給豌豆二
升或陳麥而已士笈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金人領
銳師攻嶺於山上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下
吾曹病矣為之奈何徘徊未敢進俄而官軍潰散遂越
嶺至平陽琬領兵遁去城遂陷官吏皆縋而出已而威
勝隆德澤州皆陷 庚申日有兩珥攻背氣 侍御史
胡舜陟請援中山不省 辛酉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
使种師道卒 十一月甲子康王入辭帝賜以玉帶撫

慰甚厚王出城北權留定林院候冠服禮物成而行
丙寅夏人陷懷德軍知軍事劉銓通判杜翊世死之
初經畧使席貢牒銓知懷德軍銓捧檄即日就道夏人
素聞銓名乃屯兵綿亘數十里而圍之銓晝夜修戰守
之備賊百計攻城銓悉以術破之後矢盡糧絕銓度力
不支乃同翊世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中
官軍殲焉翊世同妻張氏義不受辱遂火其室舉家死
於烈焰中翊世自縊死銓欲自裁已為敵所束縛金將

遣人置之別室將官之銓罵曰死耳我顧肯降賊耶我若不死決不貸汝遂遇害籍譚稹家 康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行戊辰王雲至自金軍言事勢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入門罷馮澥為太子賓客己巳集百官議三鎮於延和殿各給筆札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惟梅執禮孫傅呂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宗尹言最切至伏

地流涕乞與之以紓禍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示衆曰
朝廷有定議不得異論會李若水歸自尼瑪哈軍慟哭
於庭必欲從其請何稟初主不與及退謂唐恪曰三鎮
之地割之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失矣不若
任之但飭守備以待恪唯唯梅執禮建議清野尋召孫
傅及執禮入對議遂定 庚午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
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 辛未有流星如杯 壬
申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金尼瑪哈自太原趨汴

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癸酉至河外宣撫使折彥質
領兵十二萬與之對壘時簽書樞密院事李回以萬騎
防河亦至河上賊發數十騎來覘回報其帥曰南兵亦
盛未可輕渡或欲整兵俟戰有羅索大王者曰南兵雖
多不足畏也與之戰則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盡
取戰鼓擊之達旦以觀其變衆以為然黎明河上之師
悉潰遂長驅而南甲戌敵衆悉渡知河陽燕英西道總
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並降於金斡里雅布屯兵

慶源城下欲為攻城之計宣撫使范訥統兵五萬守滑
濬以扞之幹里雅布知有備乃由恩州古榆渡趨大名

王雲固請康王往使乙亥命雲副康王再使幹里雅布軍
許割三鎮并奉袞冕車輅以行仍尊金主為皇叔上尊
號十八字丙子王及之同金使王汭來言軍已至西
京不復請三鎮直欲畫河為界陞對殊不遜有姦臣輔
闇主之語上下洶懼即許之且以兩府二人行唐恪既
書敕何鼎大駭曰不奉三鎮之詔而從畫河之命何也

梟不肖書因請罷是日金人由汜水關渡河京西提刑
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統兵防洛口望風而潰京師聞
之杜門清野詔百官疾速上城遣馮澥李若水使尼瑪
哈軍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
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
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
申飭守備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 丁丑何梟罷為
開封尹以尚書左丞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兵部尚書孫

傳為尚書左丞命成忠郎郭京領選六甲正兵所孫傳
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
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
以生擒金二帥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
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
技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浮情旬日
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日可致太
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棗尤尊信之或謂傳曰

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傅怒曰京殆為時而生敵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揖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王雲耿延禧高世則等從康王出城雲白王曰京城樓櫓天下所無然真定城高幾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不移時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

不荅行次長垣百姓喧呼遮道至頂盆焚香乞起兵扼
賊不宜北去 戊寅進龍德宮婉容韋氏為賢妃 康
王構為安國安武軍節度使 是日康王發長垣至滑
州庚辰至相州壬午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
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
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
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王次磁出謁嘉應神祠雲在
後百姓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姦

細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韓里雅布軍濟河遊奕
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
王如相躬服橐鞬部兵以迎于河上王令韓公裔訪得
間道潛師夜發磁人無一知者遲明至相勞伯彥曰他
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也
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
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
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

劉韜宣撫鎮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
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遣幹里雅布楊天吉王訥等來
議割地欲以黃河為界帝許之訥又請報使須親信大
臣帝命耿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
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淚太息而怒南仲昌固遣南仲
使河北幹里雅布軍昌使河北尼瑪哈軍昌言兩河之人
忠義勇勁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
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鈴轄趙子清麾衆殺昌

挾其目而齕之初南仲與吳玠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
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訥偕
至衛州衛鄉兵欲殺訥訥脫去南仲遂走相州以帝旨
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
始安 甲申以孫傳同知樞密院事御史中丞曹輔簽
書樞密院事 斗星不見 以京兆府路安撫使范致
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令督勤王兵入援 乙酉韓里
雅布軍至城下屯于劉家寺初种師道聞真定太原皆

陷檄召西南兩道兵赴關會師道卒唐恪耿南仲專務
議和乃止兩道兵毋得妄動遂散歸及寇傳城四方兵
無一人至者城中唯七萬人於是殿前司以京城諸營
兵萬人分作五軍以備緩急救護前軍屯順天門左軍
中軍屯五嶽觀姚弋仲統之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景
陽門辛承宗統之又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
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并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
為金邏兵所獲丁亥大風發屋折木發書樞密院

事李回罷戊子金人攻通津門范瓊出兵焚其寨

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至玉津園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以叔夜為延康殿學士時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領開封府何橐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

死守社稷及叔夜入對亦言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
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幹里雅布遣劉晏來要
帝出盟 庚寅幸東壁勞軍 詔三省長官名悉依元
豐舊制以領開封府何臬為門下侍郎 閏月壬辰朔
金人攻善利門統制姚友仲禦之 唐恪從帝巡城人
欲擊之因求去罷為中太一宮使以門下侍郎何臬為
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癸巳京師苦寒用日者言
借土牛迎春 都人殺東壁統制官辛亢宗 罷民乘

城代以保甲

金尼瑪哈軍自河陽來會至城下 甲

午驛召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 金人陷懷

州知州霍安國死之安國被圍扞禦不遺力鼎澧兵亦

至相與共守力盡城乃陷將官王美投濠死尼瑪哈引

安國以下分為四行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霍安

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訢張謐

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

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尼瑪哈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

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
無噍類時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
火飯以進人皆感涕敵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
其砲架五驚車二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馮
澥至自金軍時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等挾與
俱還丙申幸宣化門帝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張
叔夜數戰有功帝如安上門召見拜資政殿學士東道
總管胡直孺將兵入衛與金人過於拱州兵敗被執遂

陷拱州 丁酉赤氣亘天 金人初至即力攻東壁劉
延慶練邊事措置頗有法遇夜即城下積草數百焚之
以驚時有議置九牛砲者雖礮磨皆可施於東壁用之
嘗碎其雲梯詔封護國大將軍賊知東壁不可攻於是
過南壁以洞子自蔽運薪土實護龍河河水遂涸以馮
澥為尚書左丞 戊戌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濇率牙
兵千餘下城與賊戰統制官高師旦死之 己亥詔毀
良嶽為砲石賊復於護龍河疊橋取道姚弋仲選銳卒

下臨分布弩砲又於城上縛虛棚士衆山立箭下如雨
橋不能寸進乃棄去益造火梯雲梯偏橋撞竿轆車洞
子諸攻城之具 庚子命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
入城 賊攻宣化門姚友伸禦之 是日辛東壁金人
復遣蕭慶等來貸糧且議和 辛丑金人攻南壁殺傷
相當 壬寅詔河北守臣盡起軍民兵倍道入援 癸
卯幸安肅門至朝陽門敵箭及駕前旗下令軍士三百
餘人縋城出戰殺賊數百復縋而上命以官者數十人

賊築望臺度高百尺下覘城中以飛火砲燔樓櫓將士
嚴警備旋即繕治又造雲梯施大輪以革冒之乘罇推
以叩壘將士出鉤竿挂之使不得進近則以鉤竿取之
發火焚梯敵數引却復用鶩車洞子攻北城軍士射以
九牛弩一發而貫三人詔募人焚敵砲架鶩車洞子及
八分者白身投團練使餘以次授賞張叔夜聞南壁飛
石擊樓櫓與范瓊分麾下兵襲敵營欲燔其砲架遙見
鐵騎軍士不克陣而奔自相蹈藉溺隍死者以千數

甲辰大雨雪 金人陷亳州 遣間使召諸道兵勤王

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

徒跣祈晴 丙午雨水冰 丁未始避正殿 戊申金

人過登天橋來攻通津門 時勤王兵不至城中兵可

用者唯衛士三萬然亦十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

敵金人復來言不須帝出城請親王及何鼎往議詔越

王往將行而尼瑪哈以兵來近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

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已酉遣馮澥曹輔與宗室

仲溫士誦使金軍請和既至尼瑪哈即遣還不與交一語命康王構為河北兵馬大元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梟以為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大元帥陳邁為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使盡河北兵速入衛辟官行事並從便宜仔定至相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辛亥金人復遣使來議

和要親王出盟 壬子復遣曹輔馮澣及仲溫士誅使
金營癸丑仲溫士誅還云金人須親王并何鼎至軍前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一人出戰渡河冰裂沒
者五百餘人自是士氣益挫 甲寅大風自北起俄雪
下數尺連日夜不止 乙卯金人復使劉晏來趣親王
宰相出盟 何鼎屢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曰非至
危急吾師不出丙辰大風雪京乃令守禦者悉下城毋
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軍京與張叔夜坐城樓

上金人分四翼譟而前京兵敗走墮死于護龍河城門
急閉京向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金
人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
制姚友仲死于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
追騎所殺官者黃經自赴火死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
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陷帝慟哭
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
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

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吕好問待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屈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戊午遣桌及濟王栩使金軍以請成桌懼不敢行帝固遣之猶遲回良久不決李若水

嫚罵曰致國家如此皆爾輩誤事今社稷傾危爾輩萬死何足塞責卓不得已乃上馬而戰栗不能跨左右扶上比出朱雀門所執馬鞭三墜地既至尼瑪哈幹里雅布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卓還言金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卓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自乙卯雪大作不止天地冥晦或雪未下時於陰雪中有雪絲長數寸墮地是夜雪霽彗星見有白

氣出太微星 己未遣何棨再往金軍詔曰大金堅欲
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靈之故義當親往洛爾衆庶無
致驚疑 庚申日出如火無光 辛酉車駕詣青城何

棨陳過庭孫傳等從帝望齋宮門即下馬步入一小位
中金人邀請乘馬入帝不聽二帥相見帝與語惟尼瑪
哈應答琅然尼瑪哈唯唯而已都人自宣德樓至南薰
門立泥雪中以俟駕回 十二月壬戌朔車駕留青城
尼瑪哈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朝廷動靜並先關白

是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石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賫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以解

京城之圍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與
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王從之 癸亥
車駕至自青城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
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
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金價至五十
千銀至三千五百金又索京城騾馬括得七千餘匹悉
歸之 丙寅遣陳過庭折彥質往兩河割地以畀金又
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

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持詔急會羣臣議珣復抗論當
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
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為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
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
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
送燕以焚死 辛未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 乙亥
康王如北京 丙子中書省火 庚辰雨雹 癸未大
雪寒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為薪 庚寅康王如東平

府初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西道總管王襄陝西制
置使錢蓋之師凡十萬入援至潁昌聞汴京陷襄蓋遁
去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
王倚率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
宗印為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
宗印又以僧為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為一軍號淨勝隊
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於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
知兵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

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
收餘兵入潼關

二年春正月辛卯朔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帝命濟王栩
景王杞出賀金二帥二帥亦遣人入賀 壬辰金人復
趣召康王遣中書舍人張澂齎詔以行以前此曹輔往
迎不見王而還故也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 詔使出
割兩河地民堅守不奉詔凡累月金人止得石州甲午
詔兩河民開門出降 乙未有大星出建星西南流入

於濁沒 丁酉雨木冰 巳亥陰曠風迅發夜西北陰
雲中有如火光 庚子車駕復詣青城時金人索金銀
益急欲縱兵入城帝以問蕭慶慶曰須陛下親見元帥
乃可帝有難色何臬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
孫傳輔太子監國而與臬若水等往唐恪聞之曰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亦白臬曰天文帝
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敵計臬不聽 辛丑車駕幸青
城鄆王楷何臬馮澥曹輔吳玠莫儔孫覲譚世勣汪藻

皆分居青城齋宮餘並令先歸初帝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金銀未足各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七兩而金人來索不已於是增侍從郎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倡優之家 乙巳籍梁師成家 丙午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帥請車駕還闕二帥取揆赴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為所殺 是日通奉大夫劉韜死于金營韜為河東割地使金人令僕射韓正

館之僧舍謂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
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
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書
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憂臣辱主
辱臣死此予所以不敢偷生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
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
岡上徧題牕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歛顏色如生
丁未大霧四塞金人下含輝門剽掠焚五岳觀 副

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
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兩河宣
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為狂不
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
前連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
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
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
數十里澤計其勢必復來乃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

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又敗之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尼瑪哈留不遣金主晟得帝降表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 丙寅金人輒南薰門路人心大恐吳玠莫傳自金營持文書至令依金主詔推薦異姓堪為人主者從軍前備禮冊命孫傳等讀詔號絕兩以狀懇請立趙氏不從 丁卯京城巡檢范瓊遇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

以下及王妃公主駙馬凡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
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
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府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
巷五家為保母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十餘人秉哲悉令
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
而哭詆金人為劇賊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絕仆
地 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奔隨號泣
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上皇出郊金人逼令

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太子不遣吳玠莫儔督脅甚急范
瓊恐變生以危言警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孫
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生死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
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遂宿門下以待命李若
水在金營旬日罵賊不絕口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
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若
水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矯首問天公天卒無言忠
臣効死亦何愆聞者悲之是日留守王時雍召百官

會議所立衆欲舉在軍前者一人左司員外郎宋齊愈適自外至或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議遂定時不書議狀者唯孫傳張叔夜敵遂取二人往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癸酉王時雍梅執禮召百官士庶僧道軍民集議推戴事時孫傳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事惟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

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檜
不荅有頃伸藁就首以呈檜猶豫伸率同僚合辭力請
檜不得已姑書名伸遣人馳達金軍并論張邦昌當上
皇時蠹國亂政以致傾危之罪吳玠莫儔持狀詣軍前
明日賫金牒至言已據所申奏本國冊立張相為皇帝
訖令取冊寶及一行冊命禮數 乙亥金人取秦檜并
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何鼎已下隨駕在軍前
人並取家屬 庚辰康王如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屯濟

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部兵
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
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激賫蠟詔自汴京至
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
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王
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
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
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 癸

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千兩衣段四萬八十四匹納軍前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自殺時金人逼百官立張邦昌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乙酉金人以括金未足殺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戊子夜白氣貫斗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張邦昌由南薰門入居尚書令廳 丁酉金人奉冊寶立張邦

昌百官會于尚書省邦昌泣即上馬至西府門佯為昏憤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至宣德門西闕下入幕次復慟金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禱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冊畧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却弗御步升殿於御牀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

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傳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復傳
旨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
東面拱立閤門宣贊舍人吳革恥屈節異姓率內親事
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兵東門外范瓊
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執革脅
以從逆革罵不絕口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并其子殺之
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
變色唯時雍及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

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大抵往來議事者升傳也
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瑄也遂
皆擢用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
官文移必去年號權發書樞密院事吕好問所行文書
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
稱臣啟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
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
將誰赦耶乃但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 乙

已張邦昌往青城見二帥致謝且面議七事一乞不毀
趙氏陵廟二乞免取金帛三乞存留樓櫓四乞俟江寧
府修繕畢三年內遷都五乞五日班師六乞以帝為號
稱大楚帝七乞借金銀犒賞皆許之又請歸馮澥曹輔
路允迪孫覲張澂譚世勳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
夏卿鄧肅郭仲荀太學六局官秘書省官亦從之唯何
榘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令舉家北遷 癸丑金
人歸馮澥等且令權止根括金帛 丁巳張邦昌率百

官詣南薰門五岳觀內望軍前遙辭二帝邦昌慟哭百
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止者是日道君皇帝北狩寧
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幹里雅布軍護送由滑
州路進發戊午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張
邦昌詣金營辭服赭袍張紅繖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
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俦夏四月庚申朔大風
吹石折木車駕北狩皇后皇太子偕行尼瑪哈軍護送
由鄭州路進發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

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
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祕閣三館書天下
州府圖及官吏內人內侍技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
之一空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
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李革統
之可也好問曰李革貴人有如觸發致病則負罪益深
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聞二帝北狩即提軍趨
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

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遂不果

甲子張邦昌迎元祐皇后于私第入居延福宮吕好

問謂邦昌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

耶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

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

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

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

袍帶非戎人在弗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

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
邦昌以為然乃迎元祐皇后入延福宮尊為宋太后其
冊文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
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真
為趙氏也 郭京自都城走沿路稱撒豆成兵假幻惑
衆至襄陽有衆千餘屯洞山寺欲立宗室為帝錢蓋王
襄及張思正等止之不從會有自汴來者具說京欺罔
事思正因京刺殺之 丙寅張邦昌遣其甥吳何及王

舅韋淵同賫書於康王大畧言臣封府庫以待臣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良厚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齎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曰大宋受命之寶耿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捧寶跪進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司之監察御史馬伸上書請張邦昌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且曰如以伸言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

相公為宋朝叛臣也邦昌讀其書氣沮戊辰降手書請
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悅追回
諸路赦文并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 元祐皇后遣
尚書左丞馮澥為奉迎使權尚書右丞李回副之持詔
往濟州迎康王王覽書命移檄諸道帥臣具言張邦昌
恭順之意以未得至京已至者毋輒入 庚午太后御
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張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羣
臣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獨班歸兩府幕

次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三日

壬申在京文武百官

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以狀申請王不許 甲戌太后

手書告天下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

二帝之蒙塵禍及宗祊思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

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慘酷乃

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至宮闈進加位號舉欽

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家

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

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
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
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
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
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
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惕漸底丕平用敷告於
多方其深明於吾志太常少卿汪藻所草也 乙亥以
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為奉請車駕進發使右諫議大夫

范宗尹副之 戊辰康王次新興店辛巳次單州壬午
次虞城縣張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自有合辦輿
服儀物之屬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宜發赴南京以俟
冊禮畢遂建朝廷以出號令從之 癸未康王次應天
府甲申詣鴻慶宮謁三殿御容罢移時翼日王時雍徐
秉哲奉乘輿服御至南京乙酉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
王撫慰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五

起疆圉協洽五月
盡十二月凡八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章氏大觀二年五月乙巳生帝於大內赤光照室八月賜名

授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蜀國公三年封
廣平郡王宣和三年進封康王資性朗悟博學

彊記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欽宗立改
元靖康人拆其字謂十二月立康王也金兵犯

闕奉使軍前意氣閒服幹里雅布疑非親王遂更請肅王為質帝始得還八月被命再使軍前議和卒不赴留相州閏十一月欽宗詔拜帝為兵馬大元帥開府相州二年四月欽宗北狩張邦昌奉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命帝嗣大統帝次南京百官數上表勸進乃許之

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康王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即皇帝位於應天府治詔改元詔曰亶亶萬幾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掇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廷

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
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徯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
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命西
京留守司修奉祖宗陵寢罷天下神霄宮住散青苗錢
應死節及歿於王事者並推恩奉使未還者祿其家一
年中外臣庶許言民間疾苦雖詆訐亦不加罪從臣監
司郡守訪求文武才畧出倫之士雖布衣亦聽舉蔡京
童觀王黼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

流竄者更不收敘以徽猷閣直學士黃潛善為中書侍郎顯謨閣直學士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辛卯遙尊靖康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詔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廟有大功而姦臣進言仰誣盛德著於史牒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而修播告天下壬辰帝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今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

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具書報之言天下不忘趙氏而歸寶避位之意於是以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帝即命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和除國書外令邦昌更作書與金人早遣使行 癸巳遙尊母韋賢妃為宣和皇后遙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 門下侍郎耿南仲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言者論其主和謗國罪詔落職 甲午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初淵聖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更宜加同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覲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

自謂有攀附之勢擬必為相及召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罷諸盜及民兵之為統制者簡其士馬隸五軍乙未帝恭謝於鴻慶宮以生辰為天申節詔吏部尚書王時雍罷為提舉玉局觀以言者論其不臣之罪也尚書右丞馮澥罷知潼川府尋落職提舉玉局

觀以兵部尚書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至是除右丞兼門下侍郎時金主起燕雲上中京遼東西

長春平州凡八路民兵隸於諸萬戶分寇兩河於是撻
不也屯河間韶合屯真定馬五屯平陽銀朱屯太原婁
宿屯河中而雄霸嵐憲澤潞諸州皆有萬戶分屯至是
金蒙哥進據磁相詔統制官馬忠張換將所部兵五千
人自恩冀趣河間以襲之丙申前簽書樞密院事曹
輔卒輔從二帝留金尋歸至是卒詔厚恤其家時王
淵揚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浚苗傅以帥
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幸

總齊軍政 丁酉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
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
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王
時雍黃州安置 命統制官薛廣張瓊率所部六千人
會河北山水砦義兵共復磁相 戊戌以禮部侍郎謝
克家為翰林學士北道副總管顏岐為御史中丞 贈
吏部侍郎李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 翰林學士莫
儔承旨吳玠皆奉祠去 己亥召太學生陳東赴行在

初江寧府禁卒周德等叛執知府宇文粹中殺官吏
嬰城自守尋受招安至是李綱行次江寧因與漕臣權
府事李彌遜謀誅首惡五十人餘衆令提舉常平官王
枋部赴行在 庚子論靖康大臣主和悞國罪責李邦
彥安置潯州吳敏柳州蔡懋英州李枕宇文虛中鄭望
之李鄴皆以使金請割地安置廣南諸州 辛丑詔張
邦昌知幾達變勲在社稷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
都堂尋又加太傅 壬寅封後宮潘氏為賢妃 乙巳

賜諸路勤王兵還營者錢人三千 丙午以誣謗宣仁

聖烈皇后追貶蔡確蔡卞邢恕官 姚古知河南府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時馬忠張換追襲金人於河間黃潛善等復主和議請遣宣義郎傅雱為祈請使又令張邦昌作書貽二帥仍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且下令不得頒赦文於河東北又詔河間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宿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昌元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

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死 丁
未太上皇帝至燕山府上皇自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
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語言至邢趙間幹
離不遣郭樂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樂師
慙而退幹離不又請王婉容并帝姬與粘沒喝子作婦
許之 張叔夜從淵聖以北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其
粟至是渡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
大呼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事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

文 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先是澤上書言今天下屬
望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
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
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偽至是澤見
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丙辰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初靖康中所以蠟書
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獨有一張察
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

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悞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汴京因言其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

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所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
潛善引去帝欲留之故罷所起居舍人衛膚敏言前
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廷欲存趙氏者不過二人而
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為恥甚者為敵人斂金帛索
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
偽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
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為
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

文無所不為求其能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
阼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偽
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
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爵祿使塵班列哉 戊午
西道總管王襄北道總管趙野坐勤王稽緩並分司襄
陽青州居住尋責襄永州野邵州並安置 范宗尹罷
遣周望使金通問二帝 是月以東道副總管朱勝
非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

院無几案勝非嘗憑敗鼓草詔文義嚴重如平時時
在京權貨務驚鹽鈔茶引而道途未通發運使梁楊祖
請權於真州置司詔楊祖兼領其事於是歲入六百萬
緡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
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
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所推
戴內修外攘還二帝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
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頗岐嘗封示論臣章

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如臣之愚但知有國不知有金人宜為所惡然謂臣不足以勝宰相則可謂金人所惡不當為宰相則不可因力辭帝已出范宗尹至是復命岐奉祠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

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奮然後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職皆泛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

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
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
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屈膝於其庭者
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
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
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
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
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

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
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
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翼日班綱議於朝惟
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以王宗澣引衛士遁逃致
都城失守責官邵州安置庚申封靖康軍節度使仲
湜為嗣濮王金尼瑪哈還屯雲中命新任郎官未
經上殿者並引對李綱言僭逆偽命二事乃今日刑
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

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
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金人未必不悔
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
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
不得已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
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人臣無
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
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

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有異議者帝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

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癸亥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並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擢孫覲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以知懷州霍安國河東宣撫使劉韜死節贈安國延康殿學士韜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甲子命李綱

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遠甚然而可
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
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
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
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
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
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
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

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怒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如於

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
慰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
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
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
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
任者綱薦張所傅亮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
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
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

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
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
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丁
卯立格買馬 辛未皇子粦生故事當肆赦李綱言陛
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
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
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
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患恤不及後

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以捷書至者金人圍守州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籍天下神霄宮錢穀充經費拘天下職田錢隸提刑司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恩數癸酉詔陝西山東諸路守臣依御營法團練軍民互相應援乙亥宗室叔向以所募勤王兵屯京師或言為變命劉光世捕誅之戊寅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

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
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
事正當枕戈嘗胆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
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
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思慕之意可也遂命
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於尼瑪哈已卯置沿河江
淮帥府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
三十八帥府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

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造舟江淮諸路
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 庚辰以二帝未還禁州縣
用樂 金右副元帥幹里雅布卒幹里雅布間帝即位議歸上
皇以講好尼瑪哈未之許會其死事遂中輟 壬午以

戶部尚書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
初慤為計度都轉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
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
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乃大用之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

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
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兵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
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四隊為
部五部為社各有長至五社則為都社有正及副二都
社有都副總首甲長以上免身役所結五百人以上偕
補官有差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
正官論者以其法精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
為書行之隸安撫司 癸未尚書古丞呂好問罷侍御

史王賓論好問嘗污偽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道京師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䟽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乙酉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䟽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

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

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
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兵民修治樓
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
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
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急歸京師以慰
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
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
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

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臣
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真定
懷衛間金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澤以為憂
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
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
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
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
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

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秉
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
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
飛為統制謂飛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
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
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李綱上三
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
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

鎮四方莫如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行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諫議大夫宋齊愈謂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丙戌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

募兵十萬更番衛行在命京東西路造戰車 丁亥以
張所為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
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
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
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
司之擾且言自置河北招撫而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
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
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

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
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彥為統制時
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定伐敵之謀
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急而擊之黃
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以南恐不足
以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
將士作氣中原可復飛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所以
飛為中軍統領問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

定謀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教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
瞿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
北以為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
撓或救則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
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詔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 戊子以錢蓋為陝
西經制使封趙懷恩為安化郡王因招五路兵赴行在
秋七月己丑朔以樞密副都承旨王瓊為河東經制

使傅亮副之 庚寅詔王淵劉光世統制官張俊喬仲

福韓世忠分討陳州軍賊杜用京東賊李昱及黎驛魚
臺潰兵從李綱請也 戊戌淵聖皇帝至燕山府帝自

離青城頂青氊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
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
謁茂實益常副路允迪出使者尼瑪哈逼茂實改服茂
實力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尼瑪哈不許
帝遂從代度大和嶺由雲中抵燕山尚書左僕射何鼎

仰天大慟不食而死茂實至雲中憂憤成疾而卒金人哀其忠為起墓臺山寺歲時祀之 辛丑復議吳玠莫

儔十一人罪遠竄之 壬寅詔修京城畧曰朕將親督

六師以援京城及山東河北諸路已奉迎元祐太后逮

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獨留中原應

在京屯兵聚糧修樓櫓治器具令留守司趣辦之以

延康殿學士許翰為右丞翰與李綱最厚故復用之

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

而齊愈實書張邦昌姓名以示衆者於是逮齊愈於獄
齊愈不承獄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耳
齊愈引服遂命戮於東市 李綱常侍帝論靖康時事
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
遷何邪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
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
得失之策且極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
故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

事又言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
剛可以莅大事而不為小故所搖哲則見善明可以任
君子而不為小人所間帝皆嘉納之 乙巳手詔京師
未可往當巡幸東南李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
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
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
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
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

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
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
士東達淮泗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
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
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
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
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
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

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李綱曰外論洶洶
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
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常
留中不報東京留守宗澤亦三上章切諫帝竟從伯彥
潛善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
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丁未遣使詣汴
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己酉罷四道都總管 庚戌
徵諸道兵期八月會行在 丙辰閤門宣贊舍人曹勛

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考異長編以此事繫四月丁卯時之下恐誤今從宋史高宗紀

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令諭王往曾賜馬價珠子合及王密啓欲決河灌敵語二事皆人所不知故以為質嘉國夫人邢氏亦以金環寄王并傳王再出使日有宮女招兒見金甲神人擁衛事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慟哭拜受丙辰出以示輔臣李綱曰此

陛下受命於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從之勛因
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
汪伯彥難之出勛於外 江浙經制使崇安翁彥國橫賦

暴斂轉運判官吳昉為之助人不聊生至有擊登聞鼓

以訴者時彥國已移知江寧府帝乃亟罷二人

考異中
興紀事

本末云李綱以彥國姻黨庇之至貽改聖旨而獨罪昉
中書舍人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文黨臣所未喻卒正
彥國罪按綱以姻黨庇彥國情或有之恐未必貽改聖
旨也而罷綱制詞亦以改旨為言蓋出汪黃輩誣善之
辭且是書類多右袒勝
非不可盡信姑識於此 是月關中盜史斌僭號於興

州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黨忠閭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生疑正當以術治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檢凡潰兵願歸營與民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

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王淵劉光世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部將擊斬李昱淵殺杜用而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八月戊午朔洪芻等八人坐圍城日括金銀自盜及誘宮人為妾當棄市詔芻及余大均陳冲貸死流沙門島餘五人並廣南諸州安置 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十二人逼令前執政薛昂領郡事昂不能拒 己未元

祐太后發京師 壬戌以李綱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黃潛善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初建御營
司綱與潛善並兼使而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副之自是
宰相有親兵 癸亥命御營使副大閱五軍 庚午更
號元祐太后為隆祐太后時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
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辛未罷傅亮經制副使召赴
行在 壬申命御營統制辛道宗討陳通 御史中丞張
浚言耿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師潰蓋不恤國事
用此報讎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誅

之癸酉命降授別駕安置南雄州 是夕東北方有赤

氣 初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令東京

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

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

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

汪伯彥沮所亮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

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

下虛心觀之亮既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

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
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
東下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
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
去而改其議臣雖離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
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
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 丙子隆
祐太后發南京 詔改帝姬復為公主 侍御史張浚

與宋齊愈素善謂上初立而綱以私意殺侍從有傷新政

恐失人心於是首論綱罪

此據中興紀事本末

黃潛善汪伯彥等

從而力排之丁丑綱罷左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制詞畧曰謀猷弗效狂誕罔悛慙虧恭孝之通規

負弼諧之初望既盡括郡縣之私馬又竭取東南之民

財出令符於公議則屢抗以淹留用刑拂於羣情則力

祈於親扎以至貼改已畫之旨庇其外姻之奸茲遣防

秋之師實為渡河之援預頒誥命厚賜緡錢費踰百萬

之多僅達京師而止專制若此設心謂何綱相凡七十
五日於是右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於論相陛下嘗
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臣
所以疑也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間茫然無所
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偽楚之臣紛紛
皆官於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
事將何如哉兩河無民則夷狄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
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沙縣人宣和間因進

花石綱詩以諷得名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
帝即位拜石正言肅首請治園城中百官叛逆之罪其
黨深怨之是以坐李綱罷言職而言者猶極論其罪帝
曰肅亦何罪送吏部足矣尋予郡自綱罷而張所以罪
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廢車駕遂東幸兩
河郡縣相繼淪沒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
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考異宋史
高宗紀云
乙亥用張浚言罷李綱左僕射按宰輔
表及宰輔編年錄並作丁丑今從之

以龍圖閣直

學士錢伯言知杭州將兵討陳通 壬午殺太學生陳

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澈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

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
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致此於吾親食已入廁
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
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
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屍瘞之識與不識皆
為流涕 尚書右丞許翰言李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
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
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

可乎乃為東澈著哀辭而八上章求罷丙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以給事中許景衡為御史中丞

時黃潛善汪伯彥忌東京留守宗澤將罷之景衡言得澤方能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帝悟遽封所上章示澤故終景衡之任澤賴以安金詔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進士各以所業試之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汜水詔擇日巡幸淮甸甲午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宗澤往

河北視師 己亥封皇子粦為魏國公 壬寅以直秘閣王圭為招撫判官代張所尋責所廣南安置 乙巳宗澤表請車駕還闕 戊申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壽縣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

持丈八鍬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
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留守司統制彥以
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
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散去彥獨保
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
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
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
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傳選孟德劉澤焦

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 丙午特進提舉崇福宮白時中卒 己酉罷諸路經制招撫司 軍賊趙萬襲常州執守臣何袞縱兵大掠尋犯鎮江守臣趙子崧遁保瓜洲 壬子張邦昌伏誅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

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
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
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於獄詞伏
詔湖南撫諭官馬伸如潭數邦昌之罪賜死並誅王時
雍等是秋金棟庠陷河間府雄州達蘭陷祁保州永
寧順安軍惟中山慶源府莫邢洺冀磁絳相州久之乃
陷冬十月丁巳朔帝幸揚州先是黃潛善汪伯彥力
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亦言建康天

險可據帝從之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因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

樞密院潛善伯彥輒笑以為狂張慙獨曰如澤之忠義
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至是帝決意幸揚州時
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宋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
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
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間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
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奸謀蔽欺未
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指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
計陳師鞠旅盡掃風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

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戊午隆祐太后至

揚州 甲子以張浚論李綱不已落綱職止奉宮祠

知秀州趙叔近入杭州招撫陳通 丁卯以王淵為杭

州制置盜賊使統制官張俊從行 庚午帝次泗州

辛未二帝自燕山府徙居霄部霄古奚國也在燕山北

千里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上皇相見於愍忠

寺及徙霄部居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

燕山金人計口給糧監視嚴密死者甚衆 壬申詔升

天長縣為軍以其近行在也

甲戌太白晝見 初藝

祖六世孫選人子偁娶張氏一夕張夢絳衣神人自言

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為識既而有娠戊寅子偁

次子生於嘉興縣是夜赤光滿室如日正中子偁以歲

在協洽其屬為羊故字之曰羊 己卯次楚州寶應縣

丙戌王淵誘趙萬誅之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詔揚州路滑始許百官乘輜 軍賊張遇陷池州遇

本真定軍校聚衆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

池州入城縱掠驅強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走
初李綱還至鎮江府而潰兵趙萬已逼常州遂由外江
歸宜興且出家財犒之言者論綱悖戾輕狂嘗易詔令
以庇翁彥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用又
辛道宗兵叛以來綱居無錫乃製緋衣數千遣其弟繪
迎賊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戊子詔
綱鄂州居住 壬辰選能專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乃
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

人朱弁副之倫旦之族孫也家貧無行為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及至奉使至金見尼瑪哈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兩宮始知高宗已即帝位久之尼瑪哈使烏凌阿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

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曷思
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
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沉思
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先大聖謂金太祖也已而尼
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
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侍郎自為此言耳倫
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 乙未以張慤為尚書左

丞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以張慤為中

書侍郎 戊申以顏岐為尚書左丞兼權門下侍郎御

史中丞許景衡為尚書右丞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

密院事 知密州趙野見山東盜賊充斥乃棄城走軍

校杜彥據州作亂追野殺之 戊午知秀州權浙西提

刑趙叔近言抗卒初無叛心止緣守臣葉夢得不以時

支賞遂致紛紛今已招安乞降告身書填給之詔可於

是給事中劉珪言自羣盜蜂起率用招安此叛者所以

滋熾也屬者金陵之亂凶黨無不得所欲故道宗之卒
建安之宰相挺為變今吳興諸營又以反側告矣其視
逆上命殺長吏習以為常朝廷又從而寵之謀國若此
豈可謂工哉今叔近所請告身二百二十餘人朝廷不
以為過而遽從之或者襲是迹而動將見爵賞不足以
給之矣 金人陷河間 是月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
允之拒却之 金人陷偃師知軍姚慶死之 十二月
辛酉王淵入杭州執陳通等誅之 壬戌青州敗將王

定以兵作亂殺帥臣曾孝序孝序晉江人崇寧中嘗與
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流通取民膏血以
聚京師恐非太平法至是知青州令定討土兵趙晟失
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
關入孝序瞋目罵之遂與其子訐皆遇害 金人聞帝
如揚州起燕京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尼瑪哈自雲中
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尼楚赫等攻漢上鄂
爾多烏珠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阿里富埒瑋軍

趨淮南羅索與薩里罕哈芬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烏珠
即兀朮也癸亥尼瑪哈至汜水關西京留守孫昭遠遣
將拒之戰沒昭遠引兵南遁丙寅張遇犯江州戊
辰金人圍棣州守臣姜剛之固守遂解去金人將謀
侵汴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宗澤笑曰去冬敵騎
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
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烏珠乃不敢
向汴夜斷河梁而去金羅索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

不得渡乃自韓城獲冰過甲戌陷同州沿河安撫使王
山鄭驥赴井死 張遇犯黃州 己卯金人陷汝州入
西京 庚辰金人陷華州辛巳破潼關河東經制使王
玠自同州引兵遁入蜀 丁進詣宗澤降 是月起揚
時為工部侍郎兼侍讀年七十九矣及入對言古聖賢
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又乞修建炎會計錄恤勤王
之兵寬假言者不報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